

《最蓝的眼睛》：从声波殖民到自我消音

廖刘霞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中国

【摘要】托尼·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叙述了以白人为主导的文化及审美对黑人群体的精神殖民。莫里森从听觉感官方面刻画了白人如何对黑人群体进行精神迫害，这也体现了文学中对“尚听传统”的延续。通过从听觉叙事角度分析《最蓝的眼睛》中的“声音帝国主义”“消极音景”以及“无声音景”，能够揭示黑人群体如何将白人的声音压迫转化为内在的自我规训，最终导致黑人内部的种族自卑。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音景；种族自卑

1. 引言

托尼·莫里森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也主要聚焦于种族性创伤的感官书写。而作为托尼·莫里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蓝的眼睛》以第一人称全知视角及多重叙述视角，叙述了一个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祈求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但最终变得疯癫的故事。小说中佩科拉对蓝眼睛的病态渴望，揭示了白人主导的审美标准对黑人群体的心灵摧残与自我异化。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最蓝的眼睛》的研究多聚焦于叙述视角、女性主义、创伤理论、象征意象等传统维度，而忽略了声音作为一种隐秘的规训力量在种族压迫中的叙事功能。事实上，声音在该小说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叙事手段。莫里森在小说中精心构建了听觉暴力体系，揭示了白人群体如何悄无声息地实现了对黑人的精神殖民。

“听觉叙事，指的是文学作品中与听觉感知相关的表达与书写”。^[1]在印刷和书写文化兴起之前，人类主要通过口头转述的方式记录和传承需要让后人铭记的事件。这种形式形成了最早的听觉叙事模式。但当文字出现并随着印刷术的普及而成为记载历史和传播思想的主要渠道之后，人们对于视觉的重视越来越突出，听觉叙事“退居二线”，成为了视觉叙事的一种补充^[2]。近年来，为了缓解文学研究中的“失聪”弊病，“听觉参数”被纳入叙事学理论体系，以听觉叙事为指导的文学研究成为学界时新的研究范式^[3]。国内学者对听觉叙事理论贡献较大的是傅修延，他在2021年出版了《听觉叙事研究》，提出了听觉叙事研究的两个概念——“音景”和“聆察”，为听觉叙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风向标^[4]。鉴于此，本文主要聚焦听觉叙事维度，运用相关的听觉理论，

聆察小说中白人的声音暴力如何实现对黑人的规训，以及黑人内部的消极音景、无声音景如何导致他们的种族自卑。

2. 白人主导下的声音殖民

尽管美国自诩为人权人士，但是种族歧视问题却一直是美国的痼疾。“在美国，白人群体对黑人群体蓄意的误听和听觉臆想——往往受到国家纵容——长久以来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5]。声音是白人对黑人进行种族歧视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动物世界里面，动物主要依靠声音和气味来划分领土。而在人类世界，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越来越依靠视觉行事，对于领土的划分也是依据视觉范围。因此，当视觉成为人类的主线，听觉相对“退居二线”时，听觉空间也更加容易受到他人的侵犯。傅修延在书中谈到，“视觉优先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助长了噪音的当代泛滥：既然空间的划定是在视觉主导之下进行，那么声音的越界侵犯就不会像有形之物那样受到严格监管。”^[1]夏弗也在《声景学》中谈到，“当声音的力量足以创造一个巨大的声学轮廓时，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帝国主义的”^[6]。夏弗把这种声音殖民，即能够制造扰人的音景的权力，称为“声音帝国主义”。

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宝琳就是受到白人的声音殖民，而产生种族自卑的典型代表人物。宝琳在怀孕后喜欢上了看电影，电影里面白种人的衣冠楚楚，白种男人对他们女人的温柔体贴，以及她们干净的大房子里都让她感觉羡慕不已。电影以一种视听结合的方式，侵入了宝琳的生活的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这些影像不仅是娱乐，对于黑人来说，更是种族主义美学的传教布道：她们想摆脱黑人的外貌，成为金发碧眼的白种女人。

后来宝琳在医院生产时,仍然没有逃过白人对黑人的声音殖民。白人医生用产房做解剖台,将她的身体贬为牲口:“给这些女人接生不会有任何麻烦。她们能很快生出来,而且不会疼痛。就像下马驹儿一样。那几个年轻人低声笑了笑。”^[7]这些嘲笑的声音在无形之中侵占了宝琳的听觉空间。傅修延指出:“与可见的物理空间一样,听觉空间也会形成对人的约束或曰规训”。^[8]白人对黑人听觉空间的侵占,形成了对黑人的精神殖民,导致了黑人内部的种族性自我殖民。正如宝琳在和边境小镇的黑人妇女的相处过程中,黑人妇女对宝琳的自然卷发的嘲笑。这些黑人妇女“嘲笑”的背后,体现的却是黑人种族内部的自我歧视。

乔利也是一个在白人听觉暴力体系下成长的受害者。乔利在他的姨母的葬礼上,与达莲娜一起外出时发生了性关系。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两个白人闯入了他们的私密空间。两个白人打着手电筒,举着枪威胁着乔利:“继续干啊!小黑鬼!”乔利被迫进行着这一过程,然而心底产生的却是对达莲娜的恨。傅修延指出:“在‘声音帝国主义’面前,人人都有可能变成物理防范的弱者,在这方面英雄和普通人没有区别”^[1]。乔利遭受白人的听觉暴力,无力反抗白人,只能被白人的声音所规训。而这场规训的终极成功,在于它扭曲了乔利的欲望结构。“乔利爱他的女儿,但他的爱也是致命的。当他强奸佩科拉时,他混淆了爱与欲,温情和暴力,父亲与恋人的区别”。^[9]乔利从此由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他在黑人女性身体上复刻白人的暴力,将殖民者的声音炼成自我奴役的锁链。

白人所主导的审美及文化,形成了侵占黑人听觉空间的声音帝国主义。乔利和宝琳正是在白人听觉暴力的体系下,不知不觉的完成了对自己种族的厌恶。宝琳在白人声音的洗脑下,成为了一个忽略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的母亲,成为了白人家庭的奴隶以及白人文化的代理人。而乔利经过一系列遗弃与屈辱事件后,也成为了白人物化的受害者。白人文化的声音殖民导致了黑人内部的种族性自我殖民。

3. 非裔生活中的消极音景

音景是指声音的景观或声音的背景,与图景相对。夏弗指出,“声景分析者首先必须要做的是发现音景的重要特征”。^[6]因此他也概括出了音景的三个特征:主调音、信号音、标志音。主调音确定了整幅音景的调性,勾勒出了整个音响背景的基本轮廓。信号音在整幅音

景中个性鲜明,特别容易引起注意,比如口哨声、钟声、号角声等。标志音,标志一个地方的声音特征。同时,根据个体对声学环境的感知评价,音景可以分为积极音景和消极音景。当所处的环境引发愉悦感或舒适感时,通常被判定为积极音景;反之,若环境引发不快感或不适感时,则被归为消极音景。^[9]

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宝琳和乔利组成的家庭,其内部弥漫着典型的消极音景。家庭通常被视为情感的庇护所,然而与克劳迪亚一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佩科拉一家不仅缺少基本的亲情纽带与温情关怀,反而充斥着冲突与家庭暴力。而他们的孩子在这种充满冲突与压抑的声学环境中成长,其心理和性格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小说中呈现了多幅消极音景。而其中较典型的一幅是宝琳和乔利由于争吵而制造的消极音景:由于乔利前一夜醉酒,所以在第二天的清晨,宝琳故意在沉闷的厨房里制造出刺耳的噪声。锅碗瓢盆在宝琳的手中哐啷作响,这每一声都是充满着刻意与对乔利的威胁。宝琳故意发出的一系列噪声构成了这幅消极音景的主调音,奠定了此时此刻的背景基调,也预示着接下来即将爆发的争吵:“‘你得起床醒醒酒了,你到底去不去给我弄煤?’。没动静。‘乔利!’没动静。‘你今天早上可别惹我,伙计。你要是再吐一个字,我撕了你!’。没动静。”^[7]乔利始终无动于衷的反应激怒了宝琳。宝琳与乔利的争吵声构成了这幅消极音景中的信号音。在宝琳琐碎而无聊的日子中,她依靠这些争吵来打发无聊。然而,对蜷缩在恐惧中的佩科拉而言,这些由父母的争吵声构成的消极音景,早已蛀空了她的安全感,滋生出了深埋心底的自卑。

然而比语言暴力更令佩科拉恐怖的是,这场由言语上的争吵发展成了行动暴力。“她没有松开那口铁锅,用它使劲撞击乔利的大腿和裆部。乔利一脚踩住她的胸口,她丢掉了锅。他跪下来狠命地朝他的脸扇了好几下”。^[7]面对父母互殴的场景,佩科拉却只能用被子蒙住脑袋,祈求能从这个世界上逐渐消失。然而无论她怎样祈求,她都无法消失。“在白人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下,黑人开始用白人的文化价值观去审视社会,将蓝眼睛、白皮肤看成美丽的漂亮的象征,而将黑皮肤、黑眼睛视为丑陋的标志,在这种白人化的文化审美中,黑人迷失自己的身份”。^[11]佩科拉在家庭中不受重视,她逐渐意识蓝眼睛和白皮肤才是美丽的象征,

只有和白人一样是蓝眼睛才能获得父母的爱。

此外,对于佩科拉来说,学校的生活也充满了消极音景。在学校,佩科拉是唯一一个单独坐双人课桌的学生。连老师们都尽量避免撇到她,只有当全班每个人都必须回答问题时,老师才会点她的名字。同学们也嘲笑她、排挤她。当某个女孩想羞辱某个男孩儿时,她会喊:“鲍比喜欢佩科拉!鲍比喜欢佩科拉!”^[7]而面对这样的喊声,不会有人站起来维护佩科拉,引来的却只有同学们一阵阵的嘲笑声。这些侮辱性的叫喊声和嘲笑声构成了消极音景中的信号音,让人无法忽视。

一幅幅这样的消极音景,压垮了佩科拉,让她自己都认为是丑陋的。她把被孤立和排挤的原因归结于自己的丑陋。最后,她将希望寄托于蓝色的眼睛。她认为,如果拥有了蓝色的眼睛,就能变得漂亮,从而得到父母的喜爱与同学的夸赞。

4.黑人群体的无声呐喊

音景包括有声音景和无声音景:“音景不光由声音构成,无声也是音景不可或缺的成分”。^[12]无声音景是一种声音叙事策略,它不仅常用于音乐、电影等视听媒介,在小说中也同样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作者能够通过刻意营造一种静默的声音状态,带给读者出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叙事效果。无声音景也需要在空间中形成,在书中无声音景主要表现为画面的静音感。^[13]

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是失语的主体。佩科拉的失语构成了一幅幅无声音景,叙述了佩科拉在被白人精神殖民化了的黑人家庭中遭受的迫害。佩科拉一家挤在一个店铺的前厅,这个店铺的墙皮脱落、昏暗阴沉,位于一片由于地产商突发奇想而酿成的残骸之中。佩科拉一家在这里过着恶劣的生活。他们住在那里是不仅因为穷,而且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长相丑陋的黑人。他们的丑是来源于信念,来源于由于他们对白人审美的认同。他们遭受着白人文化的精神殖民,成为了白人主导的文化规训下的产物。佩科拉不仅遭受了来自白人的歧视,更成为了被白人文化规训后的黑人的歧视。而她的父母是最大的施害者。

佩科拉在宝琳工作的白人家里不小心打翻了一盘馅饼,馅饼里面的滚烫的蓝莓酱撒出来溅到了佩科拉的腿上。佩科拉大声尖叫起来,而作为她的母亲,宝琳的第一反应却是打骂佩科拉。她说了一番比蓝莓馅还要灼人的话:“蠢货……我的地板,乱成这样……看你都干了什

么……干活……滚出去……现在就滚!”^[7]而面对被吓哭的白人小女孩,宝琳却是温柔以待。面对宝琳这样截然相反的态度,佩科拉只能保持沉默,无法为自己发声。家人本应是我们最亲近的人,然而佩科拉面对自己的母亲都无法发声反抗,体现了佩科拉在这个家庭中遭受的伤害。

面对同学和邻居的辱骂时,佩科拉也始终以沉默应对。这种沉默并非单纯的怯懦,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精神暴力内化的体现。当一群小男孩儿在学校的操场上将佩科拉围成了一圈,用充满种族侮辱性的童谣——“小黑鬼,小黑鬼,你爸爸睡觉光屁股……”——尽情的玩弄着她。这些小男孩的声音形成了一堵声墙,将佩科拉彻底禁锢在其中,无法反抗。塞古拉指出,“无声是有意义的,它是赋予新的细节或含义”。^[13]佩科拉的失语,不仅是外部压迫的结果,更是黑人种族性自我殖民的表现。

此外,在面对邻居的辱骂时,佩科拉也无法发声。当朱尼尔为逃避责任,而诬陷是佩科拉导致猫死亡时,朱尼尔的母亲杰拉尔丁——一个恪守中产阶级体面、以浅肤色为傲的黑人女性——用冰冷的话语下达了驱逐令:“你这恶心的小黑婊子。从我家滚出去。”^[7]这句话中包裹着的种族侮辱,甚至比操场上的童谣更具有摧毁力,因为它击中了被黑人认为的双重污点:种族与女性。面对朱尼尔的赤裸的诬陷与其母亲刻薄的驱逐,佩科拉甚至失去了辩解的欲望。佩科拉的沉默构成了一幅无声音景,昭示着黑人群体中种族与阶级的暴力对底层黑人的伤害。

佩科拉长期的失声,是黑人群体内种族、阶级、性别三重压迫导致的结果。家庭内部的消极音景、学校及邻居的辱骂声,都形成了一堵将佩科拉囚禁于无声地狱的围墙,揭示了黑人种族性自我殖民的可怕力量。

5.结论

“人的声音具有情感色彩,声音的音色可以向外界传达说话人的内心情感和心理状态。文学作品中对人物声音的描绘往往具有深意。”^[15]通过分析文本中人物的声音,可以感知人物的思想及情感。本文通过“聆听”《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及其父母的声音,解析小说中白人通过侵占黑人群体的听觉空间而对黑人群体进行的精神殖民,造成了黑人群体对种族歧视的自我内化,从而在黑人种族内产生了的消极音景及无声音景。白人对黑人群体的听觉空间的侵占,导致了其对于白人审美的认同,对

自己种族文化及审美的歧视。

在小说《最蓝的眼睛》里面，佩科拉及其父母都是白人对黑人实施声音帝国主义后的受害者。而佩科拉的父母受白人影响后，又将对黑人的歧视转移到了佩科拉的身上。佩科拉面对来自家庭以及学校的消极音景，导致了其对自我的怀疑于厌恶。她将他人对自己的孤立与侮辱都归结到了自己身上，认为是因为自己长得丑才会不受到他人的喜爱。长期受到父母的打压与社会的歧视导致了佩科拉的失语，直至最后对蓝色的眼睛求而不得后的疯癫。

参考文献

- [1] 傅修延. 2021. 听觉叙事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 刘岩. 声音文化研究: 界说、类型与范式[J]. 外国文学, 2021, (06): 123-133.
- [3] 韩秀, 殷朗. 听觉叙事视域下《孩子的愤怒》中的次级受害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5, (01): 136-144+150.
- [4] 周亮亮, 张小平. 听觉叙事与民族记忆——以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为例[J]. 民族学刊, 2022, 13(07): 86-93+147.
- [5] Stoeber J L. The Sonic Color Line: Rac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Listening[M]. 2016.
- [6] Schafer, R. 1994.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M]. Rochester: Destiny Books.
- [7] Toni Morrison. The Bluest Eye[M]. QY, 2007.
- [8] 傅修延. 叙事与听觉空间的生产[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04): 89-98.
- [9] 彭慧. 白人文化冲击下的黑人女性悲剧成因——简析《最蓝的眼睛》[J]. 小说评论, 2011, (S1): 161-163.
- [10] Han, Z., J. Kang & Q. Meng. 2023. Effect of sound sequence on soundscape emotions[J]. Applied Acoustics, 207: 1-11.
- [11] 王俊霞. 黑人命运的枷锁——解读《宠儿》与《最蓝的眼睛》中3代黑人的心理历程[J]. 外语学刊, 2016, (06): 148-150.
- [12] 傅修延. 论音景[J]. 外国文学研究, 2015, 37 (05): 59-69.
- [13] 敖萌. 论《坚果壳》中的声音景观[J]. 今古文创, 2023, (26): 7-9.
- [14] 丹尼尔·托拉斯·伊·塞古拉, 赫铁龙. 理解视听艺术中的无声: 一种分析模型[J]. 世界电影, 2021, (02): 4-27.
- [15] 丁梁. 被压抑的“小人物”之声: 论果戈理小说《外套》的听觉叙事[J]. 俄罗斯文艺, 2023, (01): 141-151.